



## 菜地春茶

□作者:李秀芹



春暖花开时节,丈夫喜欢去菜地喝茶,家居山前,开垦出一片土地,养花种菜。此时蚊蝇未出,温度适宜,穿单衫不寒,着厚衣不热,户外喝茶正惬意。菜地里小葱、韭菜、菠菜正生长旺盛,一畦畦草莓已经开出了朵朵白花,像白蝴蝶飞舞在绿叶间;一簇簇顶着毛绒球的蒲公英也怒放着黄色的花,山间较寒,香椿树才欢喜抽出嫩芽儿,地边的山楂树也不甘落后,新枝条露出了绿叶,在尾端顶出几片粉色的叶,花儿一样漂亮。不远处的树上,电线杆上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鸣唱,唱出春天新的歌谣,田垄上爬着一只肥硕的白猫,估计醉极了,睡得正酣。

人坐田间,春风得意洋洋茶,长嗅深吸透脾肺,轻呷慢品忘尘缘。丈夫说,喝茶就需在野外,一杯熟茶就一片春光,才不枉费这千元一斤的新茶。

说起来我家的茶叶真不少,子女买的,朋友送的,红茶、绿茶、白茶、黑茶,什么季节喝什么茶,单那些讲究就够我“喝”一壶的。

想起我的祖父,也喜喝茶,但旧时代年代,农人哪里喝得起好茶,每年春耕农忙时节,祖母才舍得给祖父冲泡一点点茶叶末,这可是待客的礼遇,祖父干活累了,坐在地头,大口大口喝茶,甘之如飴,我馋得吧嗒嘴儿,祖父将茶水递到我嘴边,我吓得连连后退,六十多年前,乡下女人哪有喝茶的,形容厉害女人才说“这女人抽烟喝茶”,可见女人喝茶和抽烟在一个等级。

有些人家来了客人,连茶叶也需借,说是借,说辞而已,实则要。借茶者通常手持茶壶问邻家借一壶茶,主人便会从自家茶罐里捏一点儿,多少随意。一次村里王二怪来我家借茶,都借多少次了,让人生厌,我趁祖母忙,接过他的茶壶往里捏了一点,几乎没有,王二怪那天泡了一壶白开水。祖母知道后,把我好一顿训,又亲自给王二怪送去了一壶茶叶,够他喝两天的,都是我弄巧成拙造成的损失。

后来,土地承包到户,农人生活条件好了许多,我们家再不喝茶叶末了,可以买得起茉莉花茶,有杆有叶有花,清香扑鼻,可祖父过世了,他未能等到一壶香茶。

父亲也喜欢喝茶,母亲每天都会泡一壶茶,父亲做文案工作,晚上经常加班,喝茶可以提神。茶除了解乏还有提神功效,这之于我有帮助,我那时在学校当老师,晚上熬夜备课是常有的事儿,父亲便送我一包花茶,让我喝喝试试,保证工作更有效率。果然我一喝便睡不着觉了,后来喝着喝着喝上瘾了,觉得喝水若不放点茶叶,只喝凉白开日子便寡淡了许多。学校女老师纷纷效仿,女人也名正言顺喝茶了。

在很长时间内,我以为茉莉花茶是最好的茶叶,而且父亲也说,他

## 我永远走不出她的目光

□作者:韦耀武

母亲离去已经三年多了,她的音容笑貌,她的谆谆话语,她那柔和慈祥的目光,依然鲜活地存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和母亲的一生,更多的是别离。每一次分别,母亲几乎都是泪眼迷离。看着我乘坐的车远去,母亲的目光总是紧紧地远远地追随。我发现我永远走不出母亲的目光。

十八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,离开母亲。走的那天天下着雨,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车上。车窗关着,雨雾模糊了窗外的一切。一想到马上就要看到山村外面更大的世界,我的心里满是憧憬和兴奋。

“那是你妈吧,她好像要和你说什么。”邻座一位大叔拍拍我,又指指窗外。我把车窗拉开一条缝,风钻进来,雨帘进来,混杂着母亲的声音:“耀武,你在外面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,记得给我们写信……”

母亲的声音带着哭声,浑浊、暗哑。母亲脸上身上都是水,衣服的前襟湿透了,裤腿也湿透了,我分不清究竟是雨水,还是母亲的泪水,把母亲湿透。

车开了,模糊的车窗外,母亲还在雨中站着,她的目光一直把我送出了山外。这一离开就是三十多年,从青涩少年到年过半百。每年春节,只要没有意外,我基本都要回家陪父母过年。每一次回去,一走下车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母亲。早先那些年,没有电话,联系不方便,

母亲也不知道我到家的准确时间,从进了腊月起,几乎每一天,母亲都要早早来到车站,等候着开回家乡的每一辆车。母亲固执地认为,我就在其中一辆车上,她生怕错过了与我相见的第一时间。过完年返城,我又是在母亲的目光中,含泪离开家。

有一年春节大雪,下了火车,开往老家山里的长途客车因雪封山停运,我无奈返回了城,没能和父母亲一起过年。年后接到弟弟的信,弟弟说,那个年一点也没过好,明知道下大雪不通车,我可能回不来,母亲还要天天去车站等和盼,谁劝也不听。年三十的团圆饭,母亲吃得很少,边吃还边念叨,不知我在外面怎么样。念着念着母亲的眼泪下来了,这顿饭吃得一点也不开心。

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的目光,母亲的目光深邃、悠远;母亲的目光温柔、祥和;母亲的目光饱含着真情,饱蘸着对儿女们深深的爱。母亲的目光越过层峦叠嶂的大山,把我紧紧地永久地裹围。

母亲离去后,她的墓地就在老家对面的半山上。山下,是家乡通往外界唯一的那条公路。每一次回老家,一进村口,远远地就能看见母亲的墓。看到母亲的墓,我就仿佛看到母亲的目光正在迎视着我,拥抱着我。离开家乡的时候,我知道,母亲的目光又在送别着我,祝福我走好人生的路。



不负春光 盛近摄

## 童年柳趣

□作者:江初新

家乡村外有一大片河滩,青青的草地散发出诱人的清香,河滩上长满了粗壮的水杨柳,微风拂来,绿浪翻滚。这些水杨柳生命力极强,每年洪水都会淹没河滩上这片水杨柳,洪水退去,树冠上会积下一些漂浮物。为鸟儿在柳树上做窝提供了便利。由于洪水的肆虐,水杨柳多是歪歪斜斜的倒伏状,有的树根也裸露在河滩上。但到春季,河滩上的水杨柳奋力长出了嫩绿的枝叶,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茂密的柳树林成了我们童年嬉戏玩耍的乐园。春天柳枝娇嫩,适合做柳笛。做柳笛也是有技巧的,挑选一根小指粗细的柳条,坐在一根倒塌下的柳树桩上手持柴刀专心制作起来。做柳笛取柳芯是最难的,柳皮紧扒在上面,用蛮劲就会撕裂了柳皮,柳笛也就制作不成了。先用刀背轻轻拍打,尔后在光洁的石头上不停滚动,接着放入水中浸泡片刻,拿出用力一拔,柳皮就完整脱离而出。然后,用柴刀压扁一端,轻轻削薄柳皮,又浸了水中,使其润滑起来,才含在嘴里吹了起来,并不断调整柳皮上端的宽窄,以达到最好的音质效果。为了达到音量洪大的效果,我们还在柳笛上安插

箬叶,箬叶卷成喇叭状,把制作好的柳笛卷在里头,鼓起腮帮用力吹起来,“嘟嘟”悦耳的柳笛声在河滩上传扬。

男孩子做柳笛,而女孩子则喜欢做柳球玩。爬上柳树,撒下纤细的柳枝。先编织一个小圆球做底,再往小圆球上编细柳条,这种编也不是杂乱无章的,而是相互穿插,相互牵连的。随着女孩子巧手里的柳条上下舞动,一个和足球一般大小的柳球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。柳球中间镂空,弹性十足,平坦的河滩是天然的足球场,她们分成两个小组,把柳球放在草地上跑来跑去,欢乐的笑声在河滩上传扬。男孩子见女孩子玩得欢,也加入进来,原来踏柳球变成了抢柳球,你追我赶,柳球一会儿在女孩子的手里,一会儿又在男孩子的脚下,河滩上喊叫声此起彼伏。女孩子终究抢不过男孩子,柳球在男孩子的脚下踢来踢去,几个回合就把柳球踢散架了,女孩子们追着男孩子要他们赔,那些调皮蛋早就逃之夭夭了。

柳帽则是大家都喜欢的。用柳条按照自己头型的大小编成一个帽子形状戴在头上,那种情形多半是受到战争电影的影响,解放军头戴柳帽进行伪

装行军。男孩子的柳帽简单,在柳帽的四周插满了柳枝,以达到“桂冠”的效果。戴上柳帽以后,就在茂密的柳树林里玩捉特务游戏。可是谁也不想当“特务”呀,那就抓阄吧。把几段柳枝攥在手里,抽到最短的那根谁就来当“特务”,自然是有人抽到的。“特务”要善于伪装,头戴柳帽,身披柳枝,或藏于柳树密林里,或爬到柳树上,大家在柳树林里四处寻找。找到了还要亲手捉住,一旦发现目标,立即吹响柳笛,“嘟嘟”的柳笛声响起,大家迅速围拢过来,有的“特务”腿脚飞快,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,也有的束手就擒,乖乖成为我们的“俘虏”。柳树林里尖叫声、呐喊声响彻云霄。而女孩子爱美,总能在柳帽上别出心裁做出花样来,采来各种鲜艳的野花插在柳帽上,耳鬓两侧垂挂紫藤花,走起路来花枝招展,效仿“凤冠”的模样。这样鲜丽的打扮也只能偷偷躲在柳树林里进行,倘若被我们发现了,就会嘲笑她们打扮成新娘模样准备出嫁,弄得她们嗔怒含羞,满脸绯红。

柳林茂密,柳笛声声,柳帽青青,柳球飞舞……童年的天真和快乐在这里上演,成为我们日后美好的回忆,让人回味无穷。

## 母亲的“计谋”

□作者:鲍海英

我在医院上班,每天繁琐的工作,忙得我焦头烂额。家里又有鸡毛蒜皮的事,让我心烦意乱。我打电话说给母亲,母亲话锋一转说,她想外婆了,问我这个假日是不是有空,她想让我开车回家,送她和父亲一起去外婆家看看。

外婆家距离我家并不远,只有两三公里的路。以往,母亲去外婆家,总是步行,很少支使我开车送她去,但这次不知何故,母亲竟然兴师动众,打电话让我开车回家专门送他们。

到老家的车程,不长。当我把车停在家门口时,父母早已准备停当,拎着外婆喜欢吃的蛋糕就上了车。窗外的田野,宁静而美好,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,不一会儿,我们就到了外婆家。我以为母亲到外婆家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,没想到,母亲和外婆只唠了几句嗑,丢下蛋糕,就对我说:“我们就不在这吃饭了,我们走吧。”

我深感疑惑,母亲不是要专门来看望外婆吗?怎么只说了几句话,就要走了?

我去发动车子,等母亲上车后,母亲说,这儿离铁山寺不算远,今天闺女开车,我们就一起去那儿爬爬山吧。

铁山寺离我老家有几十公里路,长这么大,我还从来没有去过。父母平时忙于农事,他们只是听别人说说,也从来没有去过。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想找个机会,带父母一起去铁山寺看看,可这些年杂事太多,让我心烦意乱,一直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件事情。

儿子听说可以爬山,顿时欢呼雀跃。现在母亲提议,这也正契合了我的心意,让我喜不自禁。

景点的人不多,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门票免费。父亲、母亲和儿子都很高兴。他们的兴致很快就传给了我。行至半山,儿子嚷着要吃烤肠,母亲买了两只,像哄小孩一样,让我和儿子一人一只,吃着母亲买的烤肠,看着苍翠欲滴的松涛,我突然感觉像小孩子一样,心情无比轻松。就这样,我和儿子一边追逐,一边打闹,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山顶。

游完景点,见我心情大好,母亲提议,我们到山脚下一家农家土菜馆,吃农家大锅巴。母亲太了解我的口味了,这么多年来,老家没有过去的土灶大锅,每次我回家,都说想吃农家大锅巴。想不到,母亲一刻也没有忘记。

农家大锅巴金黄酥脆,香味扑鼻。我和儿子都沉浸在美食的快乐里,全然忘记了所有的烦恼,父亲淡然一笑说:“你妈听说你近来比较劳累,心情不是很好,她就策划了今天的‘一日游’。现在你妈见你开心了,她的心也就放下了,省得她为你提心吊胆。”
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“计谋”。原来,那天我打电话给母亲,说我心情不好,母亲却让我开车回家送她去外婆家,想不到,那只是一个借口。她只是担心我,才“策划”了这个“一日游”啊。虽然母亲这个“计谋”并不高明,但直到父亲说破,我才明白,母亲对我的爱,有多用心,有多细致,有多周到。



绿柳垂丝 孔祥秋摄

## 家事

